

上海古籍出版社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己卯本)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啞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趕薄他，回記掛着母親，並不回頭一逐去了。這里林黛玉還自立于花陰之下，速速的却向怡紅院內坐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散的散了，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像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攜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來了。

奴婢婦等人都進院去了。代玉省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果早又泪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水又冷了。代玉道：「你到底要怎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喚嗽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虽然是五月里天氣，熱到底也該還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了。了了一句話，提醒了代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了紫鵲，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二句來因暗了的，嘆道：「『双文』，誠為命薄人矣。然你『多命薄』，尚有嫡母、弱弟；今日林代玉之『命薄』，一併連嫡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

只官走不妨廊上的鸚哥見林黛玉來了嘆的一聲撲了下來到嚇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搗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盡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黛玉紫鵲听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為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櫺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

跑來作什麼。寶釵道：「我瞧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爹，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來家^{酒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哭着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听說，連忙笑道：「妹，這話從那里說起來？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

忙又接着道：「你只會聽見你妹」的歪話，難道昨晚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也不用煩惱，沒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鬧，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白過來了。」薛蟠道：「你要有這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為我一個姑娘，兩三天，操心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恕。若只管叫妹，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反教娘生氣，妹煩惱，真連畜生也不如了。口裡談眼睛裡禁不起也，滾下汨來。」薛蟠道：「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夠了，這會子又招着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泪，笑道：「我何曾招媽哭來罷？」丟下這，別提了。叫香菱來到茶妹，吃。寶釵道：「我」

也不吃茶等媽洗了手我們就道去了薛蟠道妹的項圈我瞧的只怕該炸
一炸去了宝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如今也該添
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宝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
穿過了又作什麼一時薛媽換了衣裳拉着宝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里
薛媽和宝釵進園來瞧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裡外迴廊上許多
嫖老婆站有便知賈母等都在这里母女兩子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宝玉淌
在榻上薛媽問他可好此宝玉忙欲欠身口里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
動姨娘姐我禁不起薛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宝
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
送來的宝玉笑道也到不想什麼吃到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蓮兒

的湯還好些鳳姐一傍笑道：「不道口味不道，好笑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的想這
个吃了賈母便一疊聲的叫人作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等我想一想這
模子誰收着呢？」回頭吩咐个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來
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來了。」鳳姐兒听说想了一想道：「我記得
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一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
銀器皿的送了來，薛姨妈先接過來，照時原來是个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
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
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
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這個也
不認得，這是作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這是

舊年脩膳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麪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麼想起來了說着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小廚房裡立刻拿幾隻雞隻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來碗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做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作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弄弄些大家吃托賴着連我也上個俊兒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串的拿着官中的錢你作人說的大家吃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这个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小廚房裡只管好生添補着作了在我的賬上領銀子婦人答應着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座几年宙神看起來鳳丫頭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

道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么當日我像鳳姐兒這麼大年紀比他还未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鳳兒嘴裏怎麼怨得人疼他宝玉嘆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裏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宝玉嘆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列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兒的一樣看待若是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姊妹裡頭也只鳳姐兒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着姨太太的面辱罵千萬萬真從我們家四丫頭兒算起都不如宝玉頭薛姨媽聽說忙嘆這話老太太是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里和我說宝玉頭好這倒不是假話宝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代玉的不

想反讚起宝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宝釵一笑，宝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宝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着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替們吃。薛姨媽嘆道：「老太太也會逼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笑道：「姑媽到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咲起來。宝玉在房里也掌不住笑了。襲人嘆道：「真的二奶奶的，這張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着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傍坐了。襲人嘆道：「可是又忘了。」麝姑娘在院子里，你和他說，煩他鶯兒來打上那幾根綫子。宝玉嘆道：「虧你

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几根絲子，可得閒見寶釵。只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見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所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叫他來替你兄弟作几根。你要人使我那里閒着的了。頭多呢？你喜欢誰？只管叫了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作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鬧着淘氣。大家說着，從前歲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石邊插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竟腿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了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衆婆娘了。頭們忙着打簾子，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

王夫人親捧了茶奉^來與賈母李宮裁奉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
妯娌伏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分付
鳳姐兒道太太的飯在這里放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
母那邊坐^陪訴那邊的婆娘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
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林黛玉
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
棹子鳳姐兒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媽不用讓還
听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手是
鳳姐放了四双^筯上面兩双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
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先忙着要于淨傢伙來替宝玉揀菜少頃荷

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_裡便命玉釧與宝玉送去鳳姐道他一个人拿不_了可巧鶯兒和_同喜兒都來了宝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宝兄弟正叫你去打絲子你們两个一同去罢鶯兒答應同有玉釧兒出來鶯兒道这麼遠恁热的怎_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_有道理说有便命一个婆子來將湯飯等_物類放在一个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两个却空着_手^兒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宝玉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个人正和宝玉頑笑呢見他两个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两个來的怎_麼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个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宝玉見鶯兒來了却到十分欢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来金釧兒_{來了}^{身上}又是傷心又是慚

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
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
月等預備了碗筷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親身子好玉
釧兒滿臉愁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竟沒趣半日
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如太們寶玉見
他还是這樣哭喪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模轉他又見人
多不好下氣的目兒便盡方法將人支出去然後又賠笑問長問短那玉釧
兒先推不飲^{理他}管見寶玉一些性氣^子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
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拿了
來我嚐玉釧兒道我送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

你喂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赶早兒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耽候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了我，忘了疼下去取來，說着便要下床來，掙起來，禁不住，嚙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伏起身，說道：「端下。」那世里造了業的，這會子現世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的。上一面說一面，哧的一声，又啞了。端過湯來，宝玉笑道：「好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里坐。」見了老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宝玉喝了兩口湯。宝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宝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宝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听说方解過意來，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